

来时灯火

空空
如

／ 著

穿藏途中的
一场美丽邂逅

///

Like

the lights

of

my life

当高冷的
女文物修复师

撞上
【行走荷尔蒙】

在冰天雪地里，
318国道上，从嫌弃到深爱

“记住，抽了我的烟，就是我的人。”

糙归糙，然而，暖也是真暖。

来时有灯火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空空
如气
／
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来时灯火/空空如气著. -- 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500-2821-0

I. ①来… II. ①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6426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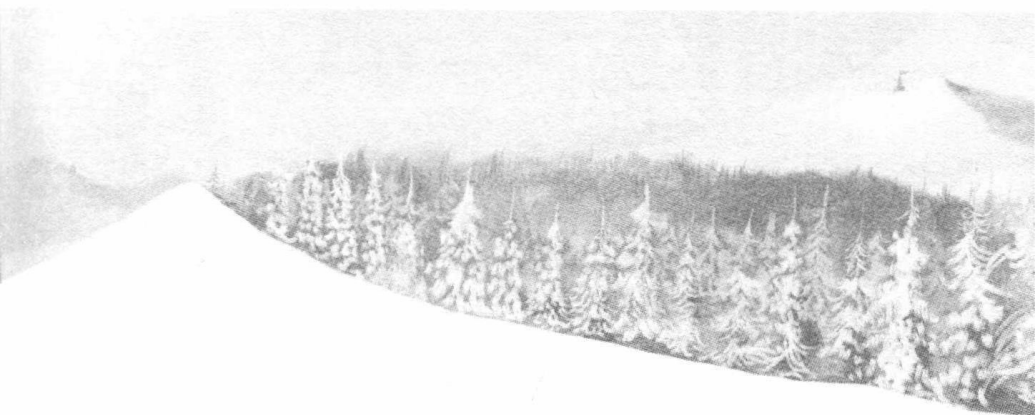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名 来时灯火
作者 空空如气
出版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王俊琴
特约编辑 廖妍 王胜
封面设计 孙欣瑞
内页设计 孙欣瑞
特约绘制 天上天下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 9.5
字数 237千字
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
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821-0
定价 35.8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8-21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陈先生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

152

第八章 /

你好，董绪

137

第七章 /

那一点点希望像是随时都会熄灭

111

第六章 /

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突然出现了

094

第五章 /

暗地里偷偷地喜欢

076

第四章 /

合作？不，是嫌弃！

048

第三章 /

突如其来的大火，斗斗嘴一天便过去了

028

第二章 /

初次见面，指尖对麦芒

001

第一章 /



董绪篇

番外三 /

296

林疆篇

番外二 /

291

婚后二三事

番外一 /

282

有他在，即便是浮世里的尘埃，也是暖的

第十三章 /

266

从此，我的世界坍塌了

第十二章 /

242

命中注定的错过

第十一章 /

215

风声响起草木摇曳，那就是我在想你了

第十章 /

191

宛如天上明月的哨所

第九章 /

173

► 目录



第一章

初次见面，针尖对麦芒

///

风声怒号，每一下都像是在天地间割开新的口子，还带着凌厉的回响，打到裸露在外的肌肤上，激起一片疼意。

林简深吸了口气，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在迅速消耗。

她需要尽快找个落脚点补充体能。

迎面而来的狂风像是要从她身上穿过去，她进藏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重度耳鸣的威力。

林简吞咽了下发干的嗓子眼，想着一鼓作气骑到下个目的地，不知不觉中加快了速度。耳边的风声更加张牙舞爪，强紫外的太阳光刺得她晃眼，也许还有风沙入眼。她腾出左手正准备揉下眼睛，下一秒她视线里跃入突兀的大石块，正好挡在她的前面。

随着巨大的惯性前冲，哐当一下，天旋地转，前一刻的耳鸣都消停了。

林简起来后才发现摔出去了好几米，山地车横摔后撞到外侧的护栏，而她则是在山地车的半米开外。左侧手肘处的冲锋衣被擦出一道口子，幸好她还戴着骑行手套，挡住了掌心的大半冲力，只有左手外露的半截大拇指被蹭掉了块皮，血水已经争先恐后地渗了出来。

林简去山地车后座的背包里拿了张创可贴出来贴上，之后拿出包里的拍立得，就地随便拍了几张检验，好在相机没摔坏。她这才开始检查摔得略显狼狈的山地车，前轮已经变形，徒手调圈也不可能。

前后悄然，无人经过，而风声依旧张扬。

林简把山地车扶起靠在马路里侧，她从包里拿出矿泉水喝了几口，觉得体能恢复了一点，她随手拿了张刚才拍的照片，画面上是横摔在

地的山地车，还有山地车后面巍峨的山体。她对摄影所知甚少，平时也不喜拍照，取景角度都毫无研究，不过有什么关系呢，林疆喜欢就行了。

林简想到这里，刚才的气馁消退不少，她把照片翻到反面，就着自己的膝盖，拿笔出来洋洋洒洒落笔。

安。

结束最后一个字，林简把照片和相机全部收起放回包里，起身，观望前后动静。

半个小时。

两个小时。

林简看了下手表，已是正午，如果等到太阳落山还没搭到车，在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，会是个大麻烦。

等得无聊，林简干脆从背包里拿了一本书出来。是林疆送给她唯一的一本书，胜在轻薄，是本诗选，用不着去揣摩前因后果挂念剧情走向，适合随时翻阅，更适合随时放下。

日光正盛，林简席地而坐，聊以打发眼下略显枯燥的等待。她飞快翻过一页，整个人忽然朝后面靠去，她身后就是棱角分明的山体崖壁，凸出的石块看着就很硌人，而她像是对此浑然不觉。

没有人知道你。

没有。

而我为你歌唱。

她默念了一遍诗选上的节选，淡去的烟瘾势不可当地从心底深处钻上来。林简下意识地摸了摸烟盒，耳边就听到了汽车引擎的驱动声，她一起身看到前面过来的路上掀起一阵小型的沙尘暴，还隔着几十米，她就已经感受到风沙扑面的威力，然而对已经独处了大半天的她来说，此刻被车轮卷起的风沙都变得格外亲切。

她把书本放回到背包，走到马路中央对着开过来的车子挥起手来。

不到半分钟，银灰色的轻型客车毫无意外地在她面前停下，里面探出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。

“师傅，我的车坏了，可不可以搭个车？”林简指了指靠在路边的山地车。

“他们包车了，得问他们肯不肯。”司机象征性地回头往后面看了一眼。

“我们车上已经很挤了，让她等下辆吧。”后排传来明显嫌弃的女声。

“师傅，我就搭一程，只要到有人的地方把我放下就行，我给你钱。”林简知道这个时节还算淡季，过来的游客不多，在天黑之前遇到下一辆车的概率不大，她边说边把钱包从口袋里拿了出来。

“对不住了，包车的乘客不同意。”司机瞥了眼林简刚打开的钱包，语气有些犹豫。

“雯雯，多个人搭车又没碍着我们，能帮就帮一把。”车里传来清亮的男声。

“谢谢。”林简担心司机会改变主意拒载，迅速从地上拎起她自己的大背包。好在司机已经下车，接过她鼓鼓囊囊的背包往车后备厢里一塞，顺便收走了林简递给他两百元钱。

“你那山地车要送去修车店才行，不过我的车上放不下了。”司机看了眼后备厢里仅剩不多的空间开口。

“没事，不要了。”林简把她自己的头盔解下来挂在把手上，她用掌心来回拂拭了几遍头盔上的灰尘，之后头也不回地走到第二排的车门那边。哐当一下，有人打开车门。

“Hi，欢迎乘坐318观光线。”坐在第二排外侧的是个朝气蓬勃的大男孩，咧嘴露出一口齐整的大白牙，他说完后脑袋微侧，对着林简无声地笑笑，就是刚才发话让她上车的声音。

“谢谢。”这句道谢，林简只对着他一人开口。

车里一共四排，只有最后一排还有一个空位置。

路过第三排时，林简低头看了下坐外侧的乘客，正好那个乘客也在抬头打量她。孙雯雯毫无防备地撞到林简的目光，不怒不躁，深瞳

漆黑，平静得不像是林简这个年纪该有的定力。

四目相对，刚看清林简的脸，孙雯雯不知为何就觉得自己输了一截，心头莫名不快起来。

林简走到最后一排靠右侧的空位坐下，她扭头看了眼车窗外被孤零零地抛弃在马路里侧的山地车，足足停顿了好几秒才收回视线。

落座后，林简调整了下坐姿养精蓄锐，留意到和她同排坐在左侧位置上的乘客，板寸头，大半个脑袋靠向左侧车窗那边，她只能看到此人微蓄胡楂的下巴，那一小片的暗青色落在健康的小麦肤色上，像是光影重叠得恰到好处才氤氲出来的绝佳效果，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素描课上画投影阴影时的场景，原本微蹙的眸梢间无意识地舒展了一些。

最后一排的空间最为狭窄，这人长手长脚的，大腿膝盖都已经快顶到第三排的座椅靠背上了，看样子估计是在闭目养神，根本没有留意到她的到来。

路途依旧颠簸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，林简就开始后悔了。

外面温度偏低，车里打着暖气，前面车头方向传来不知名的汗馊味，被暖气一烘，就被放大成了难以形容的酸馊味。

林简调整了下坐姿，想要尽量克制住蠢蠢作呕的冲动。

路途越发颠簸，胃里翻涌的不适感也越来越强烈，林简担心待会儿来个急刹车自己就要憋不住。她手边没有现成的呕吐袋，于是打算先把自己边上的车窗开道缝出来有备无患，结果她用尽力气去推了好几下，那车窗依旧纹丝未动，估计是年久失修坏掉了。

林简环顾了下四周，确定左侧乘客那边的车窗留着一道细缝。

“打扰下，我这边的车窗坏了，能不能和你换个位置？”林简右手捂着嘴巴，艰难开口。

大概是听到她的搭讪声，原本懒散靠在左侧位置上的陌生男子才转头过来，睁开眼睛，眸光慵懒，也许眸中还有几分被她打搅到的不悦。

也就这几秒的工夫，不管是否情愿，他终究还是起身，看样子应该是准备和她换位置。偏偏林简前排孙雯雯的座椅位置调得很靠后，

两人在不停车的情况下互换位置难度系数略大。

“谢谢！”林简客套道谢。既然他已经起身，她打算直接贴着座椅位置平挪到他原本的位置。她刚准备往左侧挪去，视线骤然被阴影挡住，她一时不备停下当前的动作，上半身还是保持着往左挪的架势。

哐当一下，车子应该是又过了一个凹坑，她被晃得往后仰了一下。即便如此，他依旧稳站如松，林简想明白他只是起来伸手帮她开窗而已，下一秒她已经尽可能地后仰，以便和他隔开一点距离。

随着摩擦的糙砺动静响起，刚才纹丝不动的右侧车窗被他轻而易举整扇推开，呼啦一下，随着冷风狂涌进来，他的外套骤然被风吹得弹到她的脸上，她面前腾出来的空间全部被他的外套挡住，离得那样近，她甚至能闻得到他身上的烟味，不过也是被冷风稀释后的烟味，还带着外面天地间的冷意，她瞬间被那股新鲜的气息冲击得清醒不少。

分秒之间，他已经归位。

她的视线范围重归明亮，冷风灌进来的空气清新许多，刚刚上来的晕车症也压下去不少。

“你自己穿得多不考虑下别人吗，冻死我了！”林简前一排的位置传来不满的抱怨声。

“雯雯，她可能晕车了，你体谅下，冷的话我的外套给你披着。”前排紧接着传来温柔的男声。

话音刚落，就传来了窸窣声，估计是在脱外套。

“那她怎么不体谅我们，万一被风吹感冒了呢？这里又不比咱们那儿，普通小感冒都有可能转成肺水肿！而且外面的灰尘都吹进来了！我早上的面膜都白敷了！”叫雯雯的女孩子依旧喋喋不休地抱怨着。

林简皱了皱眉，伸手把大开的窗门关回大半，只剩下一道极细的风口。刚才被左侧的乘客推开过，这扇窗她至少能够推得动了。

她把头靠在车窗上，感受着唯一的风口交换进来的新鲜空气。

没多久，林简觉得风力明显变大，像是从左侧方向灌进来的，直愣愣地往她的面颊上吹来，虽有冷意，至少缓解了她的晕车症。

林简睁开眼睛朝左边看了一眼，果然左侧的窗口那边不知何时开了半扇。只不过前排的乘客这次没有再发牢骚，她也就佯装不知了。

也不知道车子开了多久，起初的作呕感逐渐被新的不适替代了。

脑袋胀痛欲裂，就连呼吸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，还有伴随着更加频繁的耳鸣，林简觉得自己兴许一不留神就会翘辫子。

车子正好开到相对开阔点的地方，公路里侧是个破落的小商店，小商店过去是个简陋的洗手间，有个藏族妇人站在洗手间前面等着收钱。

“要上厕所的、买水的都赶紧去。”司机停好车子后冲大家喊了一声，随着车门打开，前几排的人陆续下车。

林简晕乎乎地下车，打算去小店里看下有没有氧气罐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还是刚才熟悉的男声。

“我可能高反了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去买瓶氧气？”林简目测了下车子和商店的距离，以她现在的状态走几步都有点困难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递给面前的男孩。高反症状说来就来，她之前仗着自己身体底子不错，高估了自己的体能。

“好的，你等着。”男孩接过钱，爽快地往商店方向跑去。

“身体不行就别往这边乱跑，现在的小姑娘都越来越不知好歹了，你今天运气好遇到我搭你一程，要是没搭上车怎么办？”司机掏出廉价的浓烟抽起来，站在林简旁边说个不停。

被司机身上说不出的味道一熏，林简更加难受，她走到车尾位置，蹲在地上冥想起来。

“店主说氧气罐卖光了还没来得及进货，你还行吗？”熟悉的男声继续响起，男孩把钱塞回给林简。

“现在好点了，谢谢。”林简有气无力地应道。

一小会儿后，出去买水的、上厕所的人陆续回来，林简重回车上，度秒如年地靠在车窗边。

随着身体的不适感越来越强烈，林简开始冷汗直冒，她趁着自己

还没休克前赶紧开口：“师傅，我身体不舒服，能不能麻烦你往回开送我去医院？”

往回开，预计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有家诊所。

“得问他们同意了才可以。”司机没有立马答应。

“我们要赶着去墨脱。都说去墨脱的路千变万化，要是往回开我们的行程就全乱套了。”孙雯雯察觉到林简半死不活的状态，刚才对视时落了下风的不甘感立马发作；她第一个态度鲜明地表达了立场。

“其实我们也没这么赶，她要是再耽搁下去出大事就不好了。”男孩同意往回走。

“凌波，你来决定，这次的行程计划是你做的，不能随便改的吧。”孙雯雯用目光示意和她同排的男生章凌波。

果然，章凌波面露难色。

“师傅，我没事，那你尽快开到下个目的地吧。”林简知道自己本来就是搭的便车，既然有人反对，她确实是没有立场要求车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往回走。

车上重新陷入安静。

自始至终，坐她左侧的陌生人沉默得像是空气似的。

车子重新开了几分钟后，那人对着前面遥遥开口：“前面一公里处是加油站，油还够吗？”

“还好你提醒了我，油不多了。”司机应了一声。

没多久，开到加油站，大家重新下车舒筋活骨。

林简强撑着去加油站的洗手间里掬了捧冷水洗了把脸。

头重脚轻地出来的时候有人递了一瓶迷你便携的氧气罐给她，一抬头，没想到是坐她左侧的陌生人。

“多少钱？”林简去掏钱。

“吸了再说。”那人懒懒应了一句。

林简印象里很多年没有难受到这种地步了，那人话音刚落，她就打开盖口，深吸了一口。

没有她想象中清冽的气息，反倒一股油味扑鼻而来。加上她刚才吸的幅度太大，这么一下子深呼吸进去，鼻腔里立马涌入刺鼻难闻的油味，她忍了这么久的晕车症状骤然爆发，下一秒直接往垃圾桶的方向冲去狂吐起来。

她没吃进多少东西，胃里空空如也，虽然作呕得恨不得要把肠子都吐出来，然而实际上也只是一点清水而已。林简觉得自己把胆汁都吐出来以后，颤颤悠悠地站直往回走去。

“这氧气罐怎么有一股油味？”她皱了皱眉头，发现自己对氧气的渴望没有之前那么迫切了。

“在加油站买的，能没有油味？”那人懒散应道。

说也奇怪，这么一吐，原本近乎炸裂的头疼症状都减轻了不少。

她像是入定似的站在那里，相比刚才狂吐时的两眼发黑，现在轻松不少。那人又进去里面的店里一趟，出来时手上拿了一瓶矿泉水扔给她。

“谢了。”林简接过去，漱口，回身时见他已经往车上走去。

相比刚才的半死不活，她已经好了很多。她疾步跟上：“多少钱？”

那人应声止步，见她正打开钱夹，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一夹，拿了一张十元放进兜里，之后就往车上走去。

“这么点够了吗？”林简在身后问了一句。

他像是没听到似的，没再搭理。

林简走回到车上。

司机回头看了眼脸色惨白的林简，有些犹豫：“好点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就好，得亏我在这加趟油让你休息下。”虽然林简是半路上车的，但好歹收了车钱，司机也不希望乘客出什么意外，应声后就发动车子开了出去。

一直开到派镇，司机把一帮人带到旅馆前，向大家告别：“你们最好让店主找个门巴背夫或者向导，要不然就再等上几天，等毁损段的公路修好后再坐车进去。”

“我们就是专程来挑战徒步旅行的，才不要坐车呢。”孙雯雯胸有成竹地道。

“老弟，这帮年轻人脑袋里都不知道在想啥，要是等你爬山爬到一半再后悔就迟了，你自己考虑要不要再等几天。”司机又和一直坐在副驾座上的络腮胡男攀谈起来。

“我进的货等着拿去卖，想早点回本。”络腮胡男也不为所动。

“你就这么点东西，而且都是劣质废品，能卖几个钱啊。”孙雯雯估计是之前看到过络腮胡男背包里鼓鼓囊囊的东西，不屑地嘀咕了一句。

“到那里就可以卖贵点了，赚点运费不成问题的。”络腮胡男像是没听出孙雯雯的不屑之意。

林简听了几句就明白他们是要徒步进山的，她本来打算骑行到派镇找个向导或者背夫一起进山，眼前正好有这么个现成的队伍，她心里就有了主意。

“妹子，你也去墨脱？”男孩开口问道。

“我比你大。”林简看了眼他胸前的大学校徽，面无表情地纠正他。

“至于分得这么清楚吗？我叫徐源。”徐源看了眼林简，她肤色白得反光，连带着年龄都有几分不确定的欺骗性，光看外表估计和他们不相上下，可是她身上又有着不像他们这个年纪该有的沉静漠然，总之是个明显矛盾的结合体，让人忍不住对她心生好奇。

“林简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徐源说完后突然朝她做了个浮夸的表情。

然而，面前的林简还是波澜不惊，像是看智障似的看着他。

“好吧，被你打败了。”发现自己使出浑身解数都没有让面前的林简表情有任何变化，徐源叹了口气。

“徐源，过来办入住手续了。”旅馆门口传来孙雯雯的声音，她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同伴和林简交谈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还是徐源过来敲门喊她的。

路上饿了大半天都没有补充体能，络腮胡男尤其吃得欢，大家刚

动筷，他已经飞快地解决掉一碗米饭了。

“凌波，我们回去的时候再去拉萨找那个僧人买天珠吧。”孙雯雯忽然开口。

“卖得这么贵，不用去了吧？”章凌波不是很赞同孙雯雯的提议。

“也就二十几万嘛，大不了我接下来几个月的零花钱都省着花好了。”孙雯雯发了句牢骚，不过这“二十几万”的量词，一整桌的人都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的。

“小姑娘，出手挺阔绰的嘛。”络腮胡男难得停下手上的筷子插了一句。

“我昨天没和你们一起逛，买了好东西也不给我瞅瞅，快给哥们看下。”徐源的好奇心无处不在。

“就是这个。”孙雯雯显然挺乐意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，从她脖子上把天珠拿下来递给徐源。

“什么天珠地珠的，难不成比黄金、钻石还保值？”徐源不以为意地把玩起来。

“那当然了，很多明星都很热衷收藏天珠，很有灵性的。我这颗还去寺庙加持开过光的，高僧说戴在身上可以保平安。”孙雯雯很有优越感地科普起来。

林简正好坐徐源隔壁，趁着他把玩的时候，她侧头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眼。

唔……冤大头果然挺多的。她心想。

大概是见林简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看，孙雯雯隐有戒备地让徐源还来，之后就贴身戴回了脖子上。

吃好饭，林简回房简单洗漱，入睡前看了下白天拍的照片，她把照片翻到反面，开始在上面飞快地写起字来。

她一气呵成地写完，这才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出来，白天颠簸了一天，此刻能够躺在床上，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。

林简抽到一半，忽然留意到放在背包外面的氧气罐，那会儿在加

油站里吸了一口之后她就没再用过。她回想了下自己下午胆汁都吐出来的场景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

“在加油站买的，能没有油味？”那人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。

林简还是没想明白问题出在哪里，干脆起来拿起氧气罐又深吸了一口。

还是一股浓重的油味扑鼻而来。

她忽然想明白了来龙去脉，把手上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掐，拿起氧气罐就往隔壁对面的房间走去。

林简重重敲门，隔了几秒，随着脚步声将至，男人厚沉的声音在门后响起：“谁？”

“有事问你！”

她话音刚落，陈淮房间的门已经打开。

估计是刚洗好澡，他没擦干的板寸头上还沾着晶亮的水珠，一不留神，水珠就沿着他的脸庞滑下来，落在他灰色的T恤衫上，隐隐现出面料下面紧张起伏的肌肉曲线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倚在门框上，看了眼她手上的东西，平静得跟没事人似的。

“诶我有意思吗？”林简将手上的氧气罐近距离地朝他扔去。

他的手法快且准，毫不费劲地一把接住，嘴角边却是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：“诶你谈不上，至少治好了你的高反，不是吗？”

林简本来是过来问话的，结果他这么一说，她居然哑口无言，毕竟她的高反没再发作是事实。几秒过后，她转身时生硬地挤出两个字：“谢了！”

“下次道谢记得不要挑在大半夜，孤男寡女的，容易让人多想。”他淡淡地开口，视线却是毫不避讳地看向林简偏浅的睡衣领口，明明说着一本正经的话，从他这样别有深意的语气里听来，却是格外让人窝火。

回敬他的是林简砰砰作响的关门声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大家坐了个把小时的皮卡车到松林口，就开始徒步往多雄拉山行进。

这个季节的多雄拉山上白雪皑皑。

越往山上走越累，走了一段时间，每个人的体能都快接近极限，就连先前聒噪的孙雯雯也变得沉默了，她多次掉队后，都是章凌波折回背她前进一小段，她才勉强跟上。

原本是络腮胡男走在最前面开道，不过途中一度走错路，还是后来跟上的陈淮最先找到垭口，大家才能顺利翻过雪山。

孙雯雯爬到垭口后突然张开双臂，对着茫茫雪山大喊起来：“多雄拉山，我来啦！”她之前看着无精打采，这一喊嗓音居然出奇的嘹亮，走在前头的陈淮和林简都回头朝她望过来，面色不定。

“你真厉害！都没带错路！”孙雯雯看到陈淮回头看了自己一眼，飞快跟上。路过陈淮的身边时，她突然扭了下脚，手却是下意识地往陈淮身上抓去。

彼时，陈淮正好摘下墨镜，孙雯雯的手刚抓过来，他身子一侧，两人这么近的距离，孙雯雯居然没碰到他身上，只不过他手中的墨镜没拿稳掉到雪道上，转眼就下滑翻滚着消失在视线中了。

“你的墨镜掉了怎么办？”孙雯雯着急出声。

陈淮抬头望望空中的日晕，没有作声。

林简包里还有一副多余的墨镜，是林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买的，一直没用上，款式也老土。回想起昨天的氧气罐，她思考了几秒。她这人向来不喜欢欠人情，想想还是把她自己脸上的那副墨镜摘下来递给了陈淮：“先用着吧，要不容易得雪盲症。”

“不用了，你自己戴。”陈淮看了她一眼。被雪光映衬的缘故，她的脸色看着比昨天还要惨白，唇色同样发白。看着瘦瘦弱弱的，没想到一路走来体能还不赖。

“我包里还有一副。”林简看出他的心思，从包里翻出眼镜盒，拿了副款式老旧的墨镜出来戴上。

陈淮不再推辞，戴上墨镜后继续带路前行。